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六十八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
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
封域在雷夏洧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
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
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

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

音浮 音由

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法則儉

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

正今諸本此叙

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蛄蟧有

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蛄起古反蟧音羗

楚楚鮮明貌

○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

亡無日如渠略然

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

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

○說文楚楚作黼黼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

反求物

閱

悅音

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稅音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

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

孔氏曰玉

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

○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

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

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

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

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

音恭

公遠

于萬反

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孔氏曰共公
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

何可反

戈與殳

都外反

彼其

音記

之子三百赤芾

弗音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

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殳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何揭也

孔氏曰

○孔

氏曲禮疏曰戈鉤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

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

四寸並廣二寸

周禮冬官戈秘六尺有六寸注云秘猶柄也○秘音秘

○毛氏

曰殳也

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戈殳俱是短兵殳字從殳故知殳為殳也

賢者

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

毛氏曰芾韠也

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

一命

緼

鳥本反

芾黝

於糾反

珩

音衡

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

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

百人也且曰獻狀

○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

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

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

思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

與綴綴表也○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殺則

以殺為表矣

維鵜

徒低反

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尺正反

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

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鵝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

曰今之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

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

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喙

陟救反

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古豆反

毛氏曰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

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

烏會反

兮蔚

於貴反

兮南山朝隰

子兮反

婉

於阮反

兮嬖

力轉反

兮季女斯饑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

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隰舉知趨利青冥上不

念幽居季女饑

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

下 ○董氏曰舊集注作媼嬖作嬖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鵲尸音鵲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鵲鵲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鵲鵲結

於入反

鞫也

李氏曰鵲鵲爾雅以為結鞫方言以為戴

勝今乃鵲也鵲鵲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

一○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

宅也

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裏結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

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
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
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
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
義一分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緜其帶伊緜其

弁伊騏

其音

程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緜謂大帶也大

帶用素緜有雜色飾焉

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

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

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騏此字從馬則謂弁

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緜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鳴

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

也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

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朱氏曰其帶伊緜其弁伊騏言有

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
綦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他得反

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
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
而後民法之也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

側巾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
○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
祝而頌之乎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

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

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

音愾 即愾反 苦愛

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

生也○毛氏曰稂童粱

孔氏曰稂一名童粱是禾之秀而不實者

○鄭氏

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

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

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

時也○釋文浸作寢曰本又作浸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愜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

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
多者至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

之蕪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

音尸

愜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著筮草也

陸璣蟲魚疏曰似
籜蕭青色科生

○京師解見公

劉

芄芄

薄工反

黍苗陰雨膏

古報反

之四國有王郇

音荀伯勞

力報

反之

毛氏曰芄芄美貌郇伯郇侯也

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

○朱氏曰黍苗既芄

芄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
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六十九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宋 呂祖謙 撰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

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

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

邠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邠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公

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

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

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

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其封域在禹貢雍

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孔氏曰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

說公劉居幽度其原隰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

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

居幽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叙已志故別其詩以

為幽國變風焉

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幽公故為幽之變風○

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太師述其詩為幽國之風焉○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

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

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撮引其詩使還周

公也

○范氏曰幽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

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

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

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

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叙之遷人事當及時

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

時不必始有也

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

以當國而不辭之意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

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

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
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
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
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楊氏曰先王之

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
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皞
皞莫知為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楊氏曰七月
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

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
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

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飗

音必

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

音曷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

炎輒反

彼南畝田畯

音俊

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人正為紀○

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

○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

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

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

九月霜

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

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

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

一之日者是乃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

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

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

感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

王氏曰風

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

○鄭氏曰褐毛布也

孔氏曰褐賤者所服

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
卒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

孔氏

曰斗建寅之月也

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

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

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于訓為於

四之日

周四月也

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

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

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孔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

之耆夫是也

○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

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

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

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

提擷故類舉
七月為言

○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

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

無褐將何以卒歲乎

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為是故也○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歐陽
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

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

喜

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
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

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為
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叙先公號令之辭

○范氏

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

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董氏曰感發說文作澤
浹栗烈集注作栗列按烈從火不得為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

孔氏曰即

葛覃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

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桑桑穉

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

孔氏曰遲

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

之繁穡蒿也所以生蠶

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洗

蠶種尚

用蒿 祁祁衆多也

程氏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傷悲感事苦

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

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

○程

氏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

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

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

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

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日則已溫矣又有

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

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

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

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

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

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及時也女勤力蠶

事蓋所以為衣裳之脩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

○朱氏曰殆及公子同

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意次

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

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

以時則男
女正矣

○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

戶官反

葦

葦鬼反

螽月條

佗彫反

桑取彼斧

斨

七羊反

以伐遠揚猗

於宜反

彼女桑七月鳴鵲

圭覓反

八月

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毛氏曰亂

五患反

為萑葭

音加

為葦

孔氏曰釋艸云亂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為

莢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荏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

豫畜荏葦可以為曲

也

孔氏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荏葦為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

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

定幾月也

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

○鄭氏曰條桑枝落之

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登

曲容反

也

孔氏曰破斧傳曰隋登曰斧方

登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登孔異耳

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

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

角而束之曰猗

鄭氏曰女桑少

枝長條不枝落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然猗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

故云角而東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猗蓋猗而東也毛傳亦曰角而東之則毛亦為猗也○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萇徒奚反桑也郭璞曰今

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鵲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

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氏曰幽處西地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同也○孔氏曰績緝

麻之名○毛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玄

衣纁裳

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色玄地色黃故

玄以為衣黃以為裳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攷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

染玄則史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子裳也

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倚女桑皆用斧斫○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綵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

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

王氏曰染以朱孔陽為難言我朱孔

陽則玄黃不足道也

○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

故也為公子裘獻豸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

則美俗成矣

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

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孔穎達

謂績麻為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

為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

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萼

於遇反

五月鳴蜩

徒彫反

八月其穫

戶郭反

十月墮

于敏反

擇

託音

一之日于貉

戶各反

取彼狐狸

力之反

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績

子管反

武功言私其縱

子公反

獻豸

古牽反

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萼萼草也

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

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蜩蟬也

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蟬蜩

穫禾可

穫也墮墜擇落也

孔氏

曰墮擇十月木葉皆墮落也○說文曰皮葉落墜地為擇

鄭氏曰于徃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狸

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

董氏曰齊東郭書衣狸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

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

○程氏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

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

曰唯田國人竭作故曰同

○鄭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

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豮大獸公

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

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為裘以助布帛○鄭氏

曰秀萼也鳴蜩也穫禾也墮擇也四者皆物成而將

寒之候物成自秀萼始

張氏曰秀萼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王

氏曰墮擇則鳥獸毼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墮擇為取貉狐狸之候也○孔氏曰既言捕取狐狸因說

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

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豸于公亦愛其上

之無已也

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貉狐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

不生狐狸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

音終

動股六月莎

素和反

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

起弓反

窒

珍悉反

熏

許云反

鼠塞向瑾

音覲

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

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

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

聲

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訛之○李氏曰攷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

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韓詩云宇屋雷也

朱氏

曰宇簷下也

○蟋蟀解見唐蟋蟀

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

野

○毛氏曰穹窮室塞也

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

○孔氏

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牖也

孔氏曰士虞禮云祝

啟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為寒之備不塞南窓○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

瑾塗也庶人華

戶

孔氏曰華戶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

○孔氏曰穹窮室瑾戶文

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

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

為年之始

又曰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為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

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

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

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

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畢入於邑其

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

陰陽備寇賊
習禮文也

○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幽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為
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
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薺

於六反

七月亨

普庚反

葵及菽

音叔

八月剥

普卜

反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

壺九月叔苴

七餘反

采荼

音徒薪樗

救書反

食

音嗣

我農夫

毛氏曰鬱棗

大計反

屬萁萁萁也

孔氏曰棗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

之甜一名車下李萼萼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
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萼李車下李即鬱萼李
即萼○萼
於盈反○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

色可茹

李氏曰公儀為魯相所拔者是也

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

剝擊也

孔氏曰棗須就樹擊之

春酒凍

丁貢反

醪

老刀反

也孔氏曰此酒凍

時醪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蘖必
時注云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蘇氏曰
夏不可以釀故
為此酒以繼之○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毛氏曰

眉壽毫眉也

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

○長樂劉

氏曰壺枯者可為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

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

孔氏曰壺與食

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

○毛氏曰叔拾也苴

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為場之漸

麻子也

爾雅曰廣象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廣扶及反象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

麻實以供食也

○茶解見谷風○毛氏曰樗惡木也

孔氏曰樗唯堪

為薪故曰惡木

○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

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程氏

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之具

○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

朱氏曰果酒嘉蔬以

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

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

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

鄭氏曰瓜瓠之蓄麻食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

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直容反

穆音六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徒力反亟

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

盡成熟築堅以為場

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

○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禾解見下○孔氏曰種植

嘉穀名為稼

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為稼一曰在野曰稼

○黍稷解見

黍離○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稭

董氏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

重後重先熟謂之稭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藝○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稭之字禾邊作

童是種

藝之字○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

重稭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為禾麻與

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

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

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

所不備則我稼同矣

○毛氏曰入為上出為下

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

○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

董氏曰蓋

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

○鄭氏曰爾汝也○毛氏

曰宵夜也○程氏曰絢所用蓋屋

毛氏曰絢絞也○孔氏曰絢繩之絞

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

○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

乘升也

程氏曰乘屋蓋治也

○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

孔氏曰汝

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董氏曰各入保

○孔氏曰播種也○

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

范氏曰亟其乘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

○

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呂氏曰此章終始

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

直弓反

三之日納于凌

力證反

陰四之日

其蚤

音早

獻羔祭韭

音久

九月肅霜十月滌

徒歷反

場朋酒斯

饗曰殺羔羊躋

子奚反

彼公堂稱彼兕觥

號彭反

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

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

孔氏曰冲冲非貌非

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孔氏曰沍土晚寒故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可夏正月藏冰

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朱氏曰沍土寒多故正月風未

解凍冰猶可藏也

○毛氏曰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

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

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

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覲而出之

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

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

鄭氏凌人注云為二月將獻羔而啟

冰

○丘氏曰肅嚴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

也兩樽曰朋

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為飲食之饗禮

○孔氏曰相命曰

殺羔羊躋升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

曰稱舉也○兕觥觥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

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

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

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

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

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

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

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

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

尺之反

鴟

于嬌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

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

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

以貽王名之曰鵽鵽王亦未敢誚公

歐陽氏曰金滕言周公先攝政

中誅管蔡後為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為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鵽鵽鵽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

由六反

子之

閔斯

爾雅曰鵽鵽鵽

郭璞曰鵽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鵽鵽為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

璞義蓋爾雅言鵽鵽鵽繼言狂茅鵽怪鵽梟鵽則鵽鵽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鵽鵽惡聲之鵽鳥也詩

有鴉萃止又翩彼飛鴉又為梟為鴟蓋梟之類
鸛音寧鴉音決怪古拜反梟古堯反

○歐陽氏

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

程氏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

○

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

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

○毛

氏曰恩愛也○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

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耶

本程氏說

○程氏曰鴟鴞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朱氏曰周

公託為鳥言以自比

○呂氏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

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

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周公

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鷦鷯鷽鷽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鷽鷽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鷽鷽之別名同與爾

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攷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音杜綢直留

繆莫侯反

牖戶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

朱氏曰徹取也

桑土桑根也○鄭氏

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

出入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氏曰迨

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安固防閒之道深至如此

而尚或侮之

朱氏曰亦為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

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孔

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

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釋文曰

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

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

云菱杜
根也

予手拮

音吉

据

音居

予所將

反力活

茶

徒音

予所蓄租

反子胡

予口

卒瘞

徒音

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櫟

反京劇

搨

反俱局

也

孔氏曰說文曰櫟持

也櫟搨謂以手爪搨

持草也

○朱氏曰捋取也

○毛氏曰茶萑苕

音條

也

為萑萑苕謂蘆之秀穗也○朱氏曰茶萑華可藉巢者

○程氏曰蓄積租取也

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

○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瘖病也手

病口病

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

○鄭氏曰我

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

朱氏曰亦為鳥言所以拮

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

在消反

予尾脩脩

素彫反

予室翹翹

祁消反

風雨所

漂

匹遙反

揺子維音曉曉

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

色界反

也脩脩敝也

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

翹

翹危也曉曉懼也○鄭氏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

意○蘇氏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

漂揺之則其音得無急乎

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揺之以比

已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程氏曰此周
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釋文脩脩作脩脩孔氏

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
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

君子之於人叙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

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

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

至歸周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

○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

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

上不知今叙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

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

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夫

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

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

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與

我徂東山惓惓

徒刀反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莫紅反

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剛反

枚

莫杯反

蜎蜎

烏玄反

者蠋

音蜀

烝在桑野敦

都迴反

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惱惱言久也

陳氏曰惱

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

○孔氏曰零雨零落之也○毛氏曰濛

雨貌

說文曰濛微雨也

○王氏曰止使人毋為謂之勿○毛

氏曰士事也○鄭氏曰行陳也○毛氏曰枚微也

孔氏

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

○箸直慮反

蝟蝟蠋貌桑蟲也

孔氏曰釋蟲云蝟蝟蠋樊光引此詩○郭

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蠋○蝟烏木反蝟音烏

○程氏曰烝猶云升也

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

朱氏曰烝發語聲

○朱氏曰敦獨

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下

王氏曰古之所用車戰者謂

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

○鄭氏

曰叙歸士之情也我徃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

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董氏曰我徃東山記其地也惱惱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

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徃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徃可知也○程氏

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

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

毛氏

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范氏曰征役久則

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觀

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敦然

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

程氏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

於車下也

○說文蠋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叙其情而閔其勞也毛氏曰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

力果反之

實亦施

羊豉反

于宇伊威在室

音蕭

所交反

在戶町

他頂反

暉

他短反

鹿場熠

以執反

耀

以照反

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羸枯樓也

孔氏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

之天瓜

○陳氏曰施延也果羸蔓生延施于宇下○長

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

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

毛氏曰伊威者委黍

也蠨蛸長跼也○委於為反跼起宜反○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

者是也長跣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

○程氏曰町疃

廬傍畦壠為麋鹿之場也

王氏曰町疃鹿場者町畦

為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疃為田里所聚○孔氏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

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

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益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

行

○程氏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

丁夫子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羸以下是也在彼思
念其如此也○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
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
但起人懷思之情也○
朱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惱惱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古玩反鸛鳴于

垤田節反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

烝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

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

雨則鳴○毛氏曰埴螳

魚綺反

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

知之鵲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氏曰螳輦土為塚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

螳避濕而上塚鵲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氏曰埴是丘埴也

○鄭氏曰

灑掃埽拚

甫問反

也

類篇曰埽除也

穹窒窮塞鼠穴也

程氏曰穹窒謂

鼠穴也穹窒者窒所壅土也

○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

苦者延蔓粟薪之上○朱氏曰粟周土之所宜木○

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

鄭氏曰行者於

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

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

謂我之行其遂至也

王氏曰
聿隨也

念其將至而灑掃復

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
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
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
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惱惱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

明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

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駢

白曰駢

孔氏曰謂馬色有駢處有白處駢赤色也

縞婦人之褱

許韋反

也母

戒女施衿

其鵷反

結帨

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縞則縞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

褱謂之縞縞綌也注綌繫也○又曰衿謂之褱注衣小帶○帨始銳反褱辭見反

九十其儀

言多儀者

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程氏曰四章言歸

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

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縞女
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
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朱氏曰此言東征之
歸士其未有室家者
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
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也

鄭氏曰惡四國者
惡其流言毀周公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

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

曲容反

曰斧

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

○說文曰斨方

鍤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

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

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然則
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
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
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
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人也

○董

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据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巨宜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

五戈反

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

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

吡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鋹

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邁

在羞反

哀我

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鋹

釋文曰韓詩云鋹鑿屬

邁固也

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

而固之也

○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董氏曰邁集本作捰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

直遙反

廷之不知也

董氏曰朝廷者

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
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
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
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

反古豆

之子籩豆有踐

反賤淺

鄭氏曰則法也覲見也之子指周公也○爾雅曰竹

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

考工記旃人為豆實三而成
穀崇大○鄭氏曰籩豆其容

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旃人為瓦器
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
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
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
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罇

于逼反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
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

速還公也

九罍之魚鰓

才損反

魴

音房

我覲之子衮

古本反

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

○爾雅曰綏

子弄反

罍謂之九罍九罍魚

網也

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
○郭璞曰綏今之百囊網也

○陸氏草木疏

曰鰓似鰓

呼本反

魚而鱗細於鰓赤眼○魴解見敝笱

○釋文曰衮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

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

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

火五曰宗彛皆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綉於裳

○程氏曰鰓魴魚

之美者施九罟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覲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雁○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

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

安處
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

息也

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恩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

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

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

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

蒲末反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鼈

丁四反

其尾公孫

音遜

碩膚赤舄

音昔

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躡

力輒反

也

孔氏曰跋前行曰躡

○孔氏

曰狼之老者領下垂胡

朱氏曰領下懸肉也

○毛氏曰鼈踰

其

反

也

說文曰踰躡也

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進退有難○

鄭氏曰周公也○程氏曰孫者避而弗居也

劉氏曰公

孫豳公之孫謂周公也

○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屨人注

曰王鳥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韓侯

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鳥禪下曰屨○王

氏曰几人所馮以為安故几几安也

毛氏曰几絢貌絢音劬○孔氏

曰謂烏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紉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縹縫中紉也○朱氏曰安重貌

縹於力反
縫扶用反

○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

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絜前後躓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

赤舄几几然也

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

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

擊說文一作已已一作擊擊

狼自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

才斯反

瑕也

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

○程

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蹇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

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

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注心平則德音無瑕爾

狼跋二章章四句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謹案卷十六第一頁後四行度其原隲以治田刊
本原訛陽據國語及孔疏改

第三頁前一行不惟幽風當如此數句疑有脫訛
第八頁前七行女桑刊本桑訛桑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四行檝楫也刊本楫訛拘據毛傳
及孔疏改下改

賜陳南
金齋會
史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百七十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宋 呂祖謙 撰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

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北

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叙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懿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雙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

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

詩

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

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棗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

大雅自

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

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

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

傳未知此傳
在何書也

○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

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

朱氏曰舊說自鹿鳴

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
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
常政每事為詩以寓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
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筭
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
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
之傳以此例攷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
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

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
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其
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
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

每十為卷

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
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

為什長以統
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

於鵷反

食

音嗣

之又實幣帛筐篚

音匪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孔氏曰燕禮於客之

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
殺羣臣皆在君為主羣臣總為賓也飲有酬賓送酒
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
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馬於燕曰賓主馬先王以
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歐陽氏曰羣臣
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若
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
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
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

始也

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

詩

○董氏曰古者宵小

同故謂小人為宵人

呦

音幽

呦鹿鳴食野之苹

音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

簧

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

呼報反

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蘋

蕭

孔氏曰郭璞云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熟食

○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

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

一人拜受爵笙入立于縣中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

○毛氏曰簧笙也吹

笙而鼓簧矣

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

筐筐屬所以行幣

帛也

書武成曰筐厥玄黃

○程氏曰承以藉之筐以貯之○朱

氏曰將行也○毛氏曰行道也

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

鄉同聲

○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

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

毛氏曰鹿

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

懇誠以為喻

○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

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

矣

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註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

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

○緇衣子曰私惠不

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

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呼毛反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音示民

不忼

他彫反

君子是則是傲

胡教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

教

毛氏曰蒿藪

去刃反

也

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藪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

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

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

毛氏曰怵愉也

孔氏曰愉音兌說文訓為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怵愉薄也是

則是傲言可法傲也教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所

燕禮嘉賓問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

朱氏

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傲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踈之義有尊卑之別

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傲者不亦君子乎○范氏曰式燕以教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

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

音洛

且湛

都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苓草也

陸璣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

湛

樂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

已所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
數。○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
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
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
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
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
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

茂后反

勞

力報反

使

所吏反

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

悅矣

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

壯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騤騤

芳非反

周道倭

於危反

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音古

我心傷悲

毛氏曰騤騤行不止之貌

少儀曰車馬之容騤騤翼翼

周道岐周

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程氏曰倭遲回遠也

盬不

堅固也

董氏曰說文煑海為鹽煑池為鹽故安邑之出為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

朱氏曰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

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

狗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

私思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思非孝

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

辭王事

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思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

字而今官本無私思上有箋云字

○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

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思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

詩作倭夷

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都夷

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

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為是說抑不知
使臣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
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
莫非周道矣

四牡駢駢

他丹反

嘽駘

音洛

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

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駘

山陰陸氏曰今之駘馬最耐勞苦○李氏曰遑暇啓
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

跪也

爾雅注云小跪

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

矣○李氏曰不遑啓處大意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

音篇

者鷗

音佳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况甫反

王事靡盬不

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鷗夫不也

乳氏曰李巡云

夫不一名鷗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鷗也郭璞云今鷗鳩也○朱氏曰或曰鷗俗字也當作佳凡鳥

之短尾皆佳屬

○苞栩解見鷗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

曰鷗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

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

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

其父則雖之不如也

○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

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於苞杞

起音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櫬也

計音

駕彼四駱載駮

助救反

駮駮

楚金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

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

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

○鄭氏曰諗告

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

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孔

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

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

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

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

○鄭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

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

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

所吏反

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

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先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

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

所中反

駢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

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駢駢衆

多之貌征夫行人也

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

駢駢俊健之狀也

○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華之光明

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

歐陽氏曰首章

稱美具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於外爾

○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

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

朱氏曰惟恐不

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

○朱氏曰此詩若以戒

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

音俱

六轡如濡

如朱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駼皆駟之良

選所以貴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驥。○鄭氏曰

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為周

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當諮

之於忠信之人

○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

出左傳

○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

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

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國語曰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

歌及鹿鳴之三

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

者相應也

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

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

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

為度咨親為詢波蓋敷衍又詞經旨不在是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駉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駉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音因六轡既均載馳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

詳解見駟

均調也○歐陽氏曰諏

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

大計反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鄭氏曰周

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

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叙大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

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為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叙又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

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
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
孟子所謂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
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
必異於此故叙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
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
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

反 五各

不韡韡

反 韡鬼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

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

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

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

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

氏曰鄭氏以為常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

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

花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

相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

曰鄂不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拊亦可如字亦

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

○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

至也毛氏曰間常棣之言為今也○鄭氏曰間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思親

無如兄弟○說文鄂作萼董氏曰謝靈芝最厚運亦作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

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

薄侯反

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

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

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

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

求所親以相依恃

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

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

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
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
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
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
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
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
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
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

右不相悖

脊

并益反

令

零音

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孔氏

曰陸璣草木疏曰脊令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有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其

身不能自舍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

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

蘇氏曰甚也

永長也○程

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

之際其相應如是也

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

必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

心亦不
少自止

○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

長嘆而已

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

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跡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冠讎何為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冠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輕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

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
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董氏曰集注作鵲

鵲爾雅作鵲鵲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闕

許歷反

于墻

左良反

外禦

魚呂反

其務

如字

每有良朋烝

之承反

也無戎

毛氏曰闕狠也

爾雅曰闕狠也

○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

雖內闕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

毛氏曰烝填也○鄭氏曰

久也古聲填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

○毛氏曰

戎相也

朱氏曰戎助也

○范氏曰兄弟內闕而猶外禦不敗

親也外禦則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

孔氏曰他人侵

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狠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遠狠猶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諭遠也

○王氏曰狠于內非令兄弟

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為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鬩為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

一篇之全相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
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
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
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
者言之其叙若曰死喪不能相救急難猶相助又不
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
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
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

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為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濶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

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

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儋

賓亂反

爾籩豆飲酒之飫

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

音洛

且孺

如具反

毛氏曰儋陳也。○蘇氏曰飫饜也。○王氏曰兄弟無

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

謂之孺子

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

此章勸其相燕樂養

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

親慕也

妻子好

反 呼報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反 許急

和樂且湛

南 答

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

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

宮其合也無間矣

○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

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

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

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

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按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

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垂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奴

是究是圖亶

都但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

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厲引詩曰樂女妻

奴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

○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

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

然

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

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

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惟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

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

陟耕反

鳥鳴嚶嚶

於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

其驕反

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息亮反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

劉氏曰聲相應也

○朱氏曰嚶

嚶鳥聲之和也

郭璞曰嚶嚶兩鳥鳴

○鄭氏曰幽谷深谷也遷

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

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

○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氏曰詩人

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

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

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

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况士君子乎故賦伐木
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
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
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
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
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
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丘氏

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
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

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人間鳥鳴於山間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知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矣

興之蕪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

呼古反

醜

所宜反

酒有藇

音叙

既有肥羜

直呂反

以速

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

音烏

祭洒

所懈反

埽

素報反

陳饋

其位反

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

孚廢反

貌

孔氏曰伐之為聲而有柿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

狀

以筐曰醜以藪曰湑

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醜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

然

蕪美貌荈未成羊也

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為荈

○鄭氏曰速

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

友之異姓而尊者也

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

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

舅是諸侯稱大
夫父舅之文也

○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

來也

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

○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

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埽

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

孔氏曰簋盛黍

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

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

○孔氏曰肥牡肥豕之牡者○毛氏

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

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諭其文不儻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

之時則有醺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

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

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

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

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

詩作伐木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醺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餽

音侯

以愆

起淺反

有酒湑

思叙反

我無酒酤

音古

我坎坎鼓我

蹲

七旬反

蹲舞我迨

音待

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墀○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

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

之等也

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餽食也○孔氏曰民之

失德正由乾餽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

滑酋

所六反

之也

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汴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滑亦醢也

醢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汴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氏曰酤買也

前漢食貨志羲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

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間暇共飲此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踈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反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醕之

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

燕飲以篤恩意

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責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有則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

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戶嫁反

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

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宴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思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

必以反

爾單

音丹

厚何福不除

治慮反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

俾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

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

人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

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常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

生○毛氏曰庶衆也

程氏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

○朱氏曰言天

之安定我君使之至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

子淺反

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

閻人氏曰
戩與翦同

○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遐遠

也天予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

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

不宜而受天百禄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慤勤重複

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

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
矣而又天降爾以福言天

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思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
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
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為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

曰陵

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為山之高者陵為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

也音積

○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

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

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

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

吉蠲

古玄反

為饔

尺志反

是用孝享

許文反

禴

餘若反

祠

嗣緣反

烝

之承反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

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

饔酒

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王氏曰禴於文

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

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嘗嘗新穀烝進

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

文故不依先後禴禴禴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

曰禴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

禴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

名則文王

○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蟄

朱氏曰謂后稷

時已改

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

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蟄三代世

表作叔類
塾直留反 ○

○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

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

者與 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前皆為先公

○毛氏曰君先君也

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

○朱氏曰卜猶期也

毛氏曰卜予也

○孔氏曰

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為饔是用孝

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

辭也

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

○歐

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

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

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饌之圭儀禮饗辭作圭

為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

釋文曰蠲舊音圭潔也

神之弔

都歷反

矣詒

以之反

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百姓徧

音遍

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

矣

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

○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

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為日用飲食而已

王氏曰民無所

施其智巧也日
用飲食而已

○鄭氏曰黎衆也○李氏曰百姓庶

民也

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

黎百姓則當以為民不
當以為百官族姓也

○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為女

之德言則而象之

朱氏曰徧為爾德者言助爾為德也

○范氏曰君所

以為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

以然羣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

反古恒

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

起反

不崩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

孔氏曰策本定本絀字作恒○釋文曰本亦作絀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弦

也 升出也言俱進也

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

會俱右行於天日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生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太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

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栢之茂盛

無不承其庇廕

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

○朱

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

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况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

音微

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

古門反

夷之患北有

獫狁

音險允

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子亮反

率

所類反

遣戍役

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

力報反

還杖

大計

反杜以勤歸也

鄭氏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

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敕戍役以獫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杖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米

薇出車杖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
玁狁○程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叙
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
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
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
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
乎可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

音暮

止靡室靡家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

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

○鄭

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

今男靡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毛氏曰獫

狁北狄也

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

○鄭氏曰遑暇啓跪也○朱

氏曰此設為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薇以

薇為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

王氏

曰戍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

舍其室家不遑暇啓居以獫狁之故

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

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獫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

久又反

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

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

孔氏曰爾雅釋文云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

故名此月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萼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

監

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

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

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盥也

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

長樂劉氏曰何以憂

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

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

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率得稱路

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

○毛氏曰業業然壯也

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總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

雅注說文皆作繭繭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求龜反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符非反

四

牡翼翼象弭

彌氏反

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

毛氏曰駢駢彊也

說文曰駢馬行威儀也

○程氏曰依依止所

處也駢從動之義人之駢身行則從動

駢足也

言君子

所處小人從而動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禦備也小人則駢之以為進退

也○董氏曰按字書駢腔喘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

○毛氏曰翼翼

閑也

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

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

紆也

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紆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

之弓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梢之

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
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
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觿不專待射者
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
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
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
魚服魚皮也鄭氏
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
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
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

也○陳氏曰帥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
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朱氏曰言將
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獫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

也

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為戒
備獵狃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

于付反

雪霏霏

芳非反

行

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

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

也○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

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

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饑

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
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
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
一章述
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
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
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戍役再暮而還今年春暮
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
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
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

力報反

還率

所類反

也

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
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

勞之異歌異曰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曰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

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

音目

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

乃旦反

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

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

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

○鄭氏曰自從也

○王氏曰天子紂也

董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

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

○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

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

仲為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

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

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

急不敢寧也

○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

音兆

矣建彼旐

音毛

矣彼旗

音餘

旄斯胡不旆旆

蒲貝反

憂心悄悄

七小反

僕夫况瘁

似醉反

丘氏曰將言建旄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

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

旄旄干旄鳥隼曰旟

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旄百官載旟

此詩旄旟旂雜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旄或載旟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為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旄者玄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

○孔氏曰胡不何

不也○毛氏曰旆旆旒垂貌

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

旆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

知垂旌所以為戰也

○鄭氏曰况茲也○程氏曰此章既受命

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

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

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

懼也御夫則

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於良反

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

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

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曰往城于

方者軍行而為畚築之具也

○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

也非取獫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

毛氏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

王氏曰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旗

旒

○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

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氏

曰赫赫盛貌

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

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

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獫狁禦戎之道守
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

命

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

下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

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旐
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為將者指其旗旐
而言曰彼旗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

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旂
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
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
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
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旄威
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
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軍禮雖無

所致以左傳聘禮致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

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
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
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
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旌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
朝遂行斂旌及所聘之境張旌而誓使之旌猶軍
之旂旄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旌
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旌猶軍
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境而張旌猶軍將戰
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

于付反

雪載塗王事多

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

曰塗凍釋也

孔氏曰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

簡書戒命也

又曰鄰國

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

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

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

始釋而來反

○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

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

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
在道時也

嘒嘒

於遙反

草蟲趯趯

吐歷反

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勅中

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

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

○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

衆和為一方所僖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
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

也

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朱氏

曰豈既却獫狁而還

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噍噍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為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

許貴反

木萋萋

七西反

倉庚喈喈

音皆

采芣祁祁

巨移
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

采繁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

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

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

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

○鄭

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

始以為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

反力報

還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

反華
板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

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

董氏曰因其
所感而興也

○杖杜解見唐風○毛氏

曰皖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為陽遑暇也。○朱

氏曰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

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

○李氏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

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

丘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

也

○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

亦不遠當歸也

范氏曰檀車憚憚四牡瘡瘡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居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

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

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

○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

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
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
○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矣
○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
近矣

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

○范氏曰以卜

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杜
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
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

母何以異於鵠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米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然鵠羽米綠下之人自訴其勞
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

力馳反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
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
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

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留

音柳

音常

音沙

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孔氏曰釋器云寡婦之笱

謂之留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留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

也 鱮揚也

陸璣草木疏曰鱮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

鯨鮓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太平而後微

物衆多程氏曰留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留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

古者不風不暴

不行火

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

草木不

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

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墮

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

豺祭獸然後殺

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

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

獺祭魚然後漁

孔氏曰獺聚其

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

鷹隼擊然後罍

音

羅設

孔氏曰夏小正

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罍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

是以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

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臣諸侯言不掩羣

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

士不隱塞庶人

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

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

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也

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

皆得其所然

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

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

○蘇氏曰古之

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

繁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閒暇而為醴以

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

說君子有酒旨為句且多為句非是當以有酒為句

旨且多為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留酒漁多亦隔句
協韻也

魚麗于留魴鱧

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魴也

孔氏曰釋魚云鱧魴舍人曰鱧名魴
○郭璞曰鱧魴徧檢諸本或作鱧魴

或作鱧魴定本鱧
魴與鱧音同

魚麗于留鰕

音偃

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鰕魴

乃兼反

也

孔氏曰釋魚有鰕魴孫炎以為
鰕魴一魚鱧魴一魚郭璞以為

鰕魴鱧魴四
者各為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
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

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

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

○蘇氏曰多而能

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七

謹案第一頁後二行由庚以下不言缺刊本庚訛
尺據孔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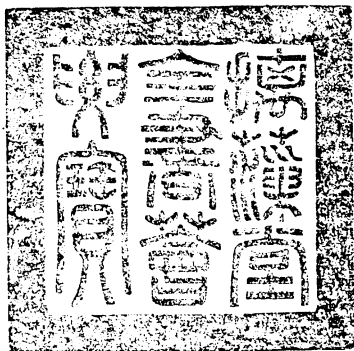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故舊惟施久遠刊本久遠訛
友造據孔疏改

第二十三頁後八行衛孔悝之鼎銘云刊本悝訛
俚據禮記改

第四十一頁後一行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刊本
聞訛聞據鄭箋改

第四十一頁後八行七西反刊本七訛姜據經典
釋文改

第四十七頁前五行定本鱧鮓刊本脫本字據孔
疏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